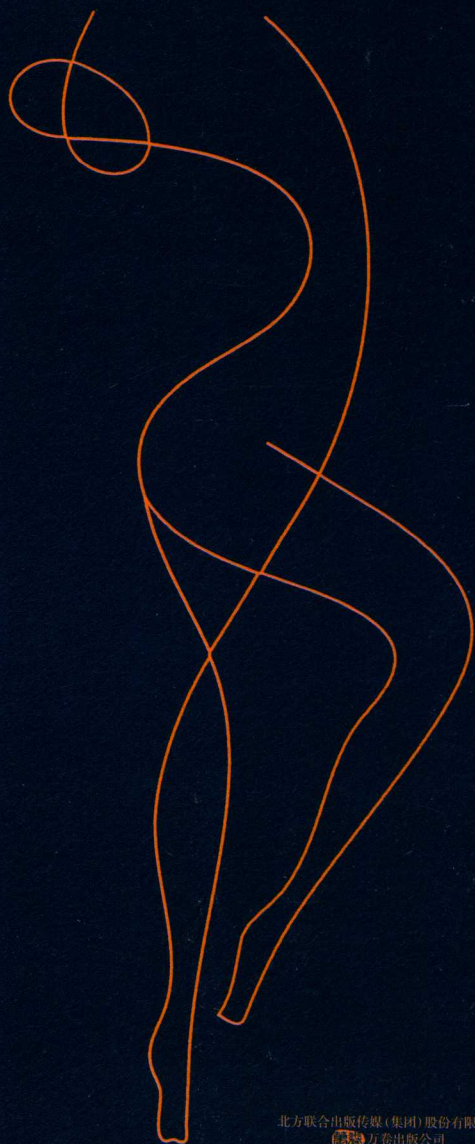


まいひめ

舞 姫

「日」森鷗外 著 徐建雄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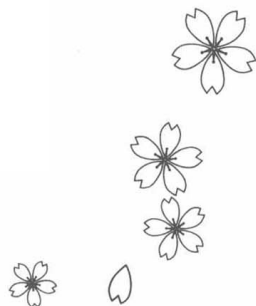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非
外
信

舞 姫

まいひめ

〔日〕森鸥外 著
徐建雄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森鸥外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舞姬 / (日) 森鸥外著 ; 徐建雄译 .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 2017.6

ISBN 978-7-5470-4512-1

I . ①舞… II . ①森… ②徐… III .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日本 - 现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日本 - 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6683 号

出版发行 :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 110003)

印刷者 :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 145mm × 210mm

字数 : 280 千字

印 张 : 10

出版时间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 胡 利

版式设计 : 展 志

封面设计 : 展 志

责任校对 : 孔德容

ISBN 978-7-5470-4512-1

定 价 : 39.80 元

联系电话 :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 024-23284050

传 真 : 024-23284521

E-mail : wanrongbook@163.com



万榕书业

匠心 | 品质 | 经典 | 阅读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1 舞姬

27 泡影记

53 信使

75 杯子

83 花子

93 雁

201 阿部一族

245 山椒大夫

279 鱼玄机

297 高濂舟

舞

姬

该小说根据作者森鸥外自身的留德经历创作而成，为森鸥外的处女作，也是其著名的留德纪念三部小说——《舞姬》《泡影记》《信使》中最有影响的一篇，亦为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

燃煤早已添加完毕。中等舱的桌子周围安静异常，一盏白炽灯明晃晃地亮着，空耗着一片光亮。那些每天晚上都聚集于此的牌友，今夜全都高卧酒店，就我一个人留在船上。

五年前，我夙愿得偿，奉官命出洋而途经这个西贡港时，耳闻目睹的，无一不是奇闻逸事。我信笔写下的旅途见闻，每天都多达数千言，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也颇得世人的好评。然而，今天回想起来，那些文字非但在思想性上幼稚可笑，遣词用语也太过狂放不羁，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言。即便是略有可观的地方，也无非是大惊小怪地记录了一些平常之极的动物、植物、金属矿产，以及异域风情罢了，不知方家识者读了以后曾有些什么感想。

这次登程之时，我也买了日记本，可至今未写一字，仍是一沓白纸。这是留学德国时所沾染的“厌世主义”¹在作祟吗？非也，恐

1 原文为拉丁语 nihil admirari 之日文音译。意为“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到惊讶”“不为任何事物所动”。由于当时的作者大多不为赚钱而写作，作品又是写给同等水平的人看的，因此会故意在作品中嵌入一些难懂的观念和外文，以示高深。

怕是另有缘由的吧。

今天东归的我，确实已经不是往昔西航之时的我了。虽说在学业上，自忖还差得很远，但我已深知世事之艰难、人心之叵测了——这是自不待言的——与此同时，我也明白即便是自己的身心，也同样是变幻不定、难以把握的。即便将昨是而今非这类瞬间的感叹付诸文字，又能给谁看呢？那么，这便是记不成日记的理由吗？非也，恐怕还是另有缘由的吧。

啊！自从航船离开布林迪西港，一转眼就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在远洋海轮上，即便是素昧平生的旅客，通常也会结识交往的，因为可借此稍解旅途中的烦闷，这早已是渡海远航时的习俗了，可我却以身体不适为由，将自己关在船舱里，与同行的诸君也极少交谈。为什么会这样呢？实在是由于我心中有一段人所不知的恨事。起初，这恨事如一抹浮云一般掠过我的心头，使我无心观赏瑞士的壮丽山景，无心凭吊意大利的一处处古迹，随后它便令我讨厌尘世，讨厌自己，令我备尝“肠一日而九回”¹之痛。如今，这恨事已郁结在我的内心深处，虽然形同一点荫翳，可每当我阅读文字、观赏景物之时，它便如同镜中显影、应声回响一般，唤醒我无数的往事，并每每刺痛我心。唉！我不知道此恨要怎样才能消除！倘若是别的愁怨，那么，赋之于诗，咏之于歌，或许就能得到排遣了。可唯独这一段恨事，由于太过于刻骨铭心，恐怕已无法用这种手段来消减了。今夜，左右无人，估计侍者前来熄灯也还有一段时间，不如就此将这一段恨事付诸笔端，略述其大概吧。

我自幼严承庭训，所以尽管父亲早亡，学业却从未荒疏过一天，

1 此为作者引用的汉籍典故。典出汉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意为：内心的悲愁郁积，不时在心中翻腾回转，使人痛心不已。

无论是受业于旧藩¹的学馆，还是前往东京就读预备学校²，甚至在入了大学法学部之后，我太田丰太郎也向来是名列前茅的。因此，与我这么个独子相依为命的寡母，想来也是深感欣慰的。

我十九岁即获得学士称号，被人赞誉为自有大学以来破天荒的荣耀。大学毕业后，我任职于某省³，将母亲从故乡接到东京来同住，一起度过了三年多饱享天伦之乐的快乐时光。后来，承蒙上司的格外宠信，奉命出洋考察。我自以为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就在此一举了，所以欢欣雀跃之余，抛下了年过半百的老母亲，竟然也没感到怎样的悲戚。于是，我背井离乡，不远万里而来到了柏林。

我怀着朦朦胧胧的功名心，凭借着惯于自律的苦学毅力，风风火火地来到欧罗巴，挺立于柏林这个欧洲新兴大都市的中央。那想要迷惑我双眼的是多么美丽的景色啊！想要扰乱我心志的是多么亮丽的色彩啊！笔直如长发般伸展的 Unter den Linden（林登大道）被译成“菩提树下”之时，会让人觉得是个幽静、寂寥的所在，但既然已经身临其境，那就好好看一下行走在石砌人行道上的男男女女吧。

当时还是德皇威廉一世时而会凭窗一览街景的时代，所以那些挺胸耸肩的军官，身着各色光鲜礼服，士气高昂；美丽的少女争相模仿巴黎的时髦款式，打扮得花枝招展。凡此种种，无一不令人惊叹不已，瞠目结舌。更兼那悄无声息地跑在柏油马路上的各式马车；高楼大厦间那喷向蓝天而又如同阵雨般唰唰落下的喷泉；极目远眺，勃兰登堡门⁴前方绿树掩映间，耸立于半天之上的凯旋塔女

1 明治维新后，称江户时代（1603—1867）诸侯的领地为旧藩。

2 指大学预科。

3 此“省”为日本的中央机构，如“文部省”“大藏省”等，相当于我国的“部”。

4 位于柏林的多利安柱式凯旋门，建造于1788年。

神像，如此众多的景物扑面而来，无怪乎初来乍到的游人会应接不暇，叹为观止了。然而，我心中自有一个无比坚定的誓愿，足以让我不论身处何地内心也不为眼前美景所动，并总能阻挡住来自外界的袭扰。

我拉响门铃，请求谒见，而在呈上介绍公函，说明了东来之意后，那些普鲁士官员全都欣然相迎，并承诺：只要公使馆那里的手续能够顺利完成，不论什么事情都会通知我、指点我的。所幸，我在国内就已经掌握了德语和法语。因此，在初次见面时，那些普鲁士官员没有一个人不十分惊讶地问我：“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将德语学得这么好的？”我早就获得了政府的许可，可在公务之暇进入当地的大学学习政治学。因此，我又去大学办好了入学的手续。

一两个月过后，公务商洽已结束，奉命调研的事务也进展顺利，一些紧急的事务我已经写了报告寄回国内，不太紧急的就摘抄整理后备用，总之，资料很多，也不知道最终能汇总成多少卷。

大学方面的情况与我原先的幼稚想法有所不同，那里并无培养政治家的特别课目，考虑再三之后，我决定选修两三门由法学家开讲的课程。缴过学费之后，我就开始上学听课了。

就这样，三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简直如同梦幻一般。然而，人的志趣是不可能永远抑制住的，只要时机一到便会冒出头来。我向来恪守父亲的遗训，遵从母亲的教导，很小的时候就被人称作神童，但我并不为此沾沾自喜而放松学业；成年后步入官场，被上司夸为能干之人，我也不因此而忘乎所以，依旧勤勤恳恳地做事情。可到二十五岁的今天，却发觉自己从小到大，一直是个十分机械、十分被动的人。而之所以会有如此感悟，大概是长期受到了大学里自由风气之熏陶的缘故吧。我胸中颇有些澎湃激荡，觉得潜藏于内

心深处的真正的自我终于抬头了，并且开始攻击起昨天的非我之我了。我自忖是不适合做一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的，也不适合做一名熟谙法典、善能断狱判案的大法官。

母亲希望我成为一部活字典，上司则希望我成为一部活法典。然而我自己内心寻思着，当一部活字典或许还能接受，而成为一部活法典却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在此之前，在寄回给上司的报告中，无论怎样琐屑无聊的事情，我都不厌其烦地加以认真解释、答复，可是近来，我竟会高谈阔论什么“不必拘泥于法律制度之细枝末节，只要领会了法学的基本精神，再怎么纷繁复杂也照样迎刃而解”来了。与此同时，在大学里我也懒得去上法学课，而将兴趣转向历史与文学，并且渐入佳境，尝到治学的乐趣。

我的上司原本是要将我打造成一架能够随意操纵的机器的，因此，怎会喜欢一个有着独立的思想 and 卓然不群之清高嘴脸的家伙呢？故而我当时的地位颇有些不稳。然而，如果仅限于此的话，则还不足以颠覆我的基本地位，问题在于同在柏林的日本留学生中，一伙很有些势力的家伙与我格格不入，先是对我颇多猜疑，后来竟对我污蔑诽谤起来了。可是，话又要说回来，我的境况之所以会恶化到如此地步，又何尝是无缘无故的呢？

由于我既不与他们一起举杯痛饮啤酒，也不与他们同操球杆大打桌球，他们便以为我是个极度死板并禁欲之自制力特强的人，因此在对我极尽嘲弄之能事的同时，又对我怀有深深的嫉妒。其实这一切皆因他们不了解我。

唉！然而，个中缘由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别人又怎么可能了解呢？我的心原本就像那合欢树的嫩叶似的，只要轻轻一碰便会收缩、避让，简直就如同处女之心。我自幼便谨守长辈的教诲，刻苦求学，后来又踏上仕途，成了一名公务员，可这一切并不是我勇猛

精进、发奋努力的缘故。甚至我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刻苦用功的模样也仅仅是自欺欺人的假象。其实，我只是在一个劲儿地走别人的老路。我之所以能做到心无旁骛，也不是我有什么能够不受外界干扰的勇气，仅仅是出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而自己困住了自己的手脚而已。出国之前，我毫不怀疑自己是个有用之材，也深信自己有着坚忍不拔的内心。唉！没想到颠覆这样的自信，也只是刹那之间便可完成的事情。离开横滨港之前，我还雄心万丈，自以为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等到船一开动，我就热泪滚滚，湿透了手绢。对此，我自己也觉得极为不可思议，然而，恐怕这才是我的本性吧。如此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吗？还是由于父亲去世得太早，自己由母亲一手带大的缘故呢？

由此可见，那些人嘲笑我倒也罢了，而嫉妒一个性格如此软弱的人，实在有些愚不可及。

看到浓妆艳抹、着装妖艳的妓女在咖啡馆里揽客，我不敢上前搭讪。见到头戴高帽，鼻子上架着夹鼻眼镜，用普鲁士贵族式的鼻音说话的男妓，我也不敢与之厮混。既然连这样的勇气都没有，我自然也就无法与那些活跃的同胞来往了。由此所造成的关系疏远，不仅招来他们的嘲弄和嫉妒，还引起了他们对我的猜忌。而这也正是我蒙冤受屈，在短时期内得以遍尝世态炎凉的原因。

一天傍晚，我在动物园中散步后，正要回我那位于蒙碧悠街的寄宿处。我走过林登大道，来到了克洛斯特街的一所古老的教堂跟前。该教堂的对面是一幢出租的公寓房子，楼上人家的阳台栏杆上常常晾着床单、内衣。楼下是一家小酒馆，门口时常会站着个络腮胡子老长的犹太老头儿。楼梯共有两座。一座直达楼上，另一座则通往住着个铁匠的地下室。每当我从灯火辉煌的大街走进这狭窄昏暗的小巷，来到这所凹字形的、三百年前的历史遗迹跟前，都会出

神地伫立片刻。这样的经历已经不知有过多少次了。

今天，我正要经过这儿时，发现有位少女倚在教堂紧锁着的门上呜咽啜泣。看样子年龄有十六七岁，露在头巾之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身上的服饰也还整洁。听到我的脚步声后，她惊恐地回过头来。只可惜我不是诗人，无法形容她此刻的面容。只见长长的睫毛覆盖着一双泪眼，清澈蔚蓝，如泣如诉。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回眸一瞥，目光便直达我的内心深处，而我那颗自以为颇为拘谨的心，竟然颤动起来了。

到底是怎样深重的哀愁，才使她不顾一切地在此哭泣呢？刹那间，怜悯之情战胜了我内心的懦弱，我不假思索地走上前去，问道：“您为何哭泣？我这个在这一带没有熟人的外国人，或许反倒更便于帮助您呢。”

说完之后，我不禁为自己的大胆而震惊。

那少女抬起头来，吃惊地凝望着我这张黄种人的脸，也许是我发自内心的诚意已经挂在脸上了吧，竟使她说出了这样的话：“您是个好人。不像他那么可恶。也不像我妈妈那样……”

说到这里，刚刚止住的泪水，又从她可爱的脸颊上滚落了下来。

“救救我！请您救救我！别让我沦落为一个不要脸的女人。妈妈打了我，说我必须听从他。我爸爸死了，明天就要下葬了，可家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这几句话之后，所能听到的就只有她的抽泣之声了。我注视着少女阵阵发颤的脖颈。

“我先送你回家吧，不要哭了。这里人来人往的，被人听到了可不好啊。”

刚才她在说话的当儿已经不自觉地将身子靠在了我的肩膀，这时，她猛地抬起头来，像是才看到我似的，羞涩地从我身旁躲开了。

她快步朝前走着，像是害怕别人看见。我紧随其后，一直走到了教堂斜对面一扇大门前。打开大门，便是一座破旧不堪的石板楼梯。登上楼梯来到四楼，有一扇必须弯着腰才能进入的小门。少女用力拉了一下生了锈的铁丝门环。屋子里边传出了沙哑的老妇人的嗓音：“谁呀？”

少女回答了一声“是爱丽丝回来了”，话音刚落，小门就被粗暴地打开了。一个头发半白，面相还算不错，额头上布满了穷苦劳作之印迹的老妇人出现在了眼前。她身穿一件旧毛衣，脚上拖着一双脏兮兮的拖鞋。爱丽丝跟我点了点头走进屋去后，那老妇人便迫不及待地猛力关上了门。

我一时间不知所措，愣了一会儿后，借着煤油灯的光亮看到门上有用油漆写的字：埃伦斯特·维根尔特，下面还写着“裁缝”的字样。想来这便是少女那死去的父亲的名字了。这时，屋里传来了吵闹声，过了一会儿安静下来了，随后，门又被打开了。刚才那位老妇人恭敬地为自己的无礼行为道了歉，并将我让进了屋里。

一进门便是厨房，右侧是一扇矮窗，挂着已经洗得发白的麻布窗帘。左侧是一个简陋的砖砌炉灶。正面房间的门半开着，里面有一张盖着白布的床。床上躺着的想必就是死者吧。老妇人打开炉灶旁的房门把我让了进去。这个房间其实是个临街的阁楼，连天花板都没有。一根糊了纸的木梁从角落里斜着伸向窗户，梁下面低矮得连头都抬不起的地方放着一张床。屋子中央的桌子上铺着漂亮的桌布，桌上放着一两本书和相册，花瓶里插着一束与周围环境不太相称的高价鲜花。少女含羞带娇地就站在鲜花旁。

那少女长得十分美丽。乳白色的脸蛋在灯光的照耀下微微泛红。她手脚细长，身材婀娜，根本不像个穷苦人家的女儿。等那老妇人出去后，少女用略带土音的语调说道：

“请原谅我如此轻率地将您带到这里来。您是个好人，一定不会怪我的，是吧？我爸爸明天就要下葬了，可我们没有钱，原本打算去请肖姆贝尔西帮助的。哦，您不认识他。他是维克多利剧团的老板。我已经在他那里干了两年了，以为他一定会无私地帮助我们的。可谁知他乘人之危，竟然对我不怀好意。请您救救我吧。我会从少得可怜的收入中省下钱来还您的，就算我不吃饭也一定会还给您的。不然的话，我也只好听妈妈的话，破罐子破摔了。”

话没说完，她就已经是泪眼婆娑，娇躯乱颤了。她抬眼看我时，眼中有一股女性特有的媚态，简直叫人无法拒绝她的任何请求。难道她已经学会运用自己动人的秋波了吗？又或者是浑然天成，并非有意卖弄？

当时，我口袋里只有两三马克的银币，这么点钱自然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我又脱下了手表放在桌上，说道：“先用这个救下急吧。让当铺打发伙计到蒙碧悠街找太田要钱就可以了。”

少女闻听之后，既惊讶又感动。当我伸出手去要与她告别时，她竟然吻了我的手，点点热泪落满了我的手背。

唉，世上还真有无可躲避的孽缘啊。

为了对我上次的帮助表示感谢，少女特意来到了我的寄宿处。当时的我，整日都坐在窗前读书，书桌之上，左边是叔本华¹的书，右边是席勒²的大作，而少女的到来便如同在我枯燥乏味的房间里又插上了一束娇美的鲜花。从那时起，我同少女的交往便日趋频繁，甚至连我的同胞也有所察觉了。并且，尽管我们只沉浸于纯洁无瑕

1 亚瑟·叔本华（1788—1860），德国著名哲学家，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著有《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等。

2 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戏剧《阴谋与爱情》等。